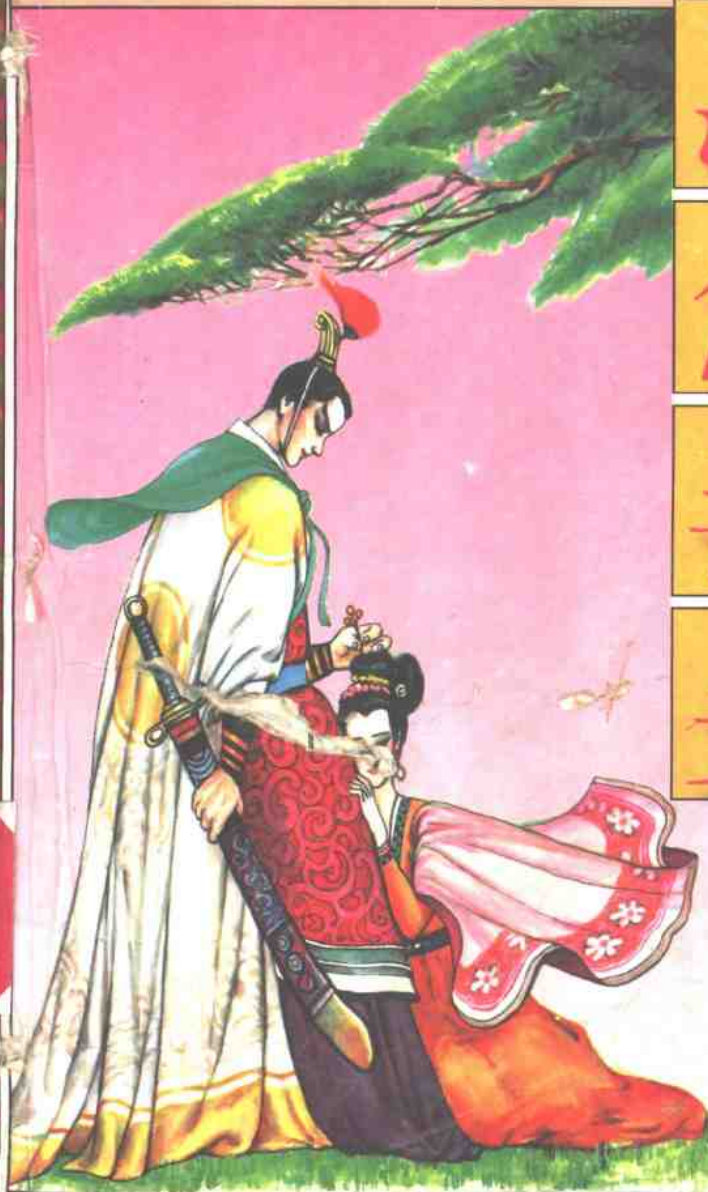


★ 剑亭绮情经典武侠系列 ★

冷
侠
艳
妾

剑
亭
著
上



劍亭著

冷俠艷妾

上

時代文艺出版社

冷侠艳妾(全三册)

作 者:剑 亭

责任编辑:邢爱光

责任校对:冯晓岩

装帧设计:郭宇峰

出 版: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130021 电话:5638648)

发 行:吉林省新华书店

印 刷:吉林日报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字 数:550 千字

印 张:27.75

版 次:199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200

书 号:ISBN7-5387-1139-2/I·1096

定 价:28.50 元

内 容 提 要

身负“天罡神功”的马羽仙，于寻师途中，巧遇一僧二道合击相貌酷肖自己的马腾云，乃拔刀相助，濒死的马腾云嘱其冒己名以替己复仇，马羽仙掩埋其尸体，进入了天王庄。

马腾云的情人陶可卿，见“情郎”归来，惊喜相拥，使不擅风月的马羽仙陷入难堪窘境，谁知凭空又来个多情师妹郑湘云，有如火上浇油，莺妒燕醋，更加令人惊魂！

得江湖三怪杰之助，马羽仙查出了马腾云的死因，并在陶、郑二女帮助下，来到太白山太乙谷中拜见圣母教主玉面婆婆，得知自己就是师父——潇湘仙子的亲生儿子——的一段曲折而离奇的身世。

马羽仙与红粉知己联手救母，路遇艳丽高贵

的月华宫宫主邓少慧，谎称投靠万尊教，几人拔桩破卡夺命十八窟，向魔域挺进。待来到壁垒森严的月华宫后，马羽仙竟于不知不觉中爱上了对头月华宫主……

彩棚较技，马羽仙血刃杀父二凶，逼教主弃山隐去。是时，马羽仙又和三怪杰、三佳丽、三寨主及老母亲等人星夜兼程，赶向黄山始信峰，迎战群雄，一时黑云压城，然而山重水复之中，又有柳岸花明……

真相终于大白，始信峰之战取消！老夫人及三怪杰高台就坐，喜看马羽仙与三个绝代仙姝，结成神仙眷属。

本书乃家代表作之一。情节奇特有趣，曲径通幽，写女性活色天香，钗横鬓影，读之令人爱不释手。

目 录

第一章	冒名顶替	(1)
第二章	夺命罗刹	(34)
第三章	萧嫂藏踪	(66)
第四章	玉貌仙姝	(98)
第五章	林岭搏杀	(131)
第六章	双娇戏水	(163)
第七章	佳丽疏影	(194)
第八章	婉姝迷情	(226)
第九章	偎香疗毒	(258)
第十章	拜谒圣母	(287)

第十一章	汤女遭厄	(322)
第十二章	戏稳叛仆	(354)
第十三章	空遁沙门	(385)
第十四章	月华宫主	(418)
第十五章	喜赌三神	(449)
第十六章	犹疑自欺	(481)
第十七章	将计就计	(514)
第十八章	墓野释怀	(545)
第十九章	诘敌破卡	(579)
第二十章	攀崖入阁	(610)
第二一章	情陷华宫	(645)
第二二章	诡诈瘟婆	(676)
第二三章	啸傲天王	(708)
第二四章	彩棚夺命	(739)

第二十五章	剑诛元凶	(772)
第二十六章	昵爱别离	(804)
第二十七章	众星拱月	(837)

第十章 谒拜圣母

陶可卿想了想，深觉有理，只得有些歉意地说：“好吧，算你有理，你继续咒誓吧！”

马羽仙一听，只得继续说：“为了表明弟子的确喜欢陶可卿姑娘，特此宣誓，如有虚假不实天神同遭，人鬼共弃，谨誓！”

话声甫落，陶可卿立即噗嗤笑了，同时，刁钻地笑着说：“还有，要说明只喜欢我一个人，不得我的允许，决不娶任何女子为次妻，如不遵守誓言，天诛地灭！”

马羽仙听得大吃一惊，暗呼糟糕。

恰在这时，屋外已传来了脚步声和闹海蛟的咳嗽声。

马羽仙一听是闹海蛟的声音，心中不由暗自念佛。

但是，他在表面上却镇定地说：“哦，屠老英雄来了！”

陶可卿冰雪聪明，焉能看不出马羽仙面有难色？

是以，樱唇一撇，娇哼一声，特地压低声音轻蔑地说：“哼，看你怕得那副样子，告诉你，我不会反对你娶云姊姊就是，何必吓得蹙眉瞪眼变颜变色的？”

马羽仙正待解释什么，房外已响起闹海蛟的声音问：“少庄主，好了吗？”

说话之间，赶紧以愉快谦和的声音回答说：“好了，老英雄，请进！”

说话之间，举步迎出室门。

只见闹海蛟屠晋兴满面含笑，领着一个少妇和一个少年，提着两个饭篮，已由屋外走进来。

闹海蛟一见马羽仙，立即笑着说：“少庄主和陶姑娘想必饿了，老汉特命他们准备了一些吃的东西，聊充腹饥，荒僻小村，无甚美食，只是些粗肴淡饭，还望少庄主不要介意！”

马羽仙一听，赶紧拱手谦逊说：“老英雄太客气了，如此盛情款待晚辈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闹海蛟哈哈一笑，又敛容正色问：“陶姑娘的伤势如何？”

马羽仙立即颌笑说：“已经好了！”

说话之间，只见室内珠帘一掀，陶可卿已重整云鬓和上装，含笑走了出来。

陶可卿一见闹海蛟，立即施礼恭声说：“晚辈陶可卿，参见老英雄。”

闹海蛟哈哈一笑说：“不敢当，不敢当，陶姑娘快不要如此！”

说此一顿，继续谦逊说：“老汉命他们准备了些粗肴淡饭，特为少庄主和陶姑娘送来。”说着，转身一指少妇和少年，介绍说：“这是三小犬和次儿媳！”

马羽仙与陶可卿正待说什么，少妇和少年已向他们见礼了。

于是，寒暄数语，即令他们将酒菜摆在紫竹方桌上。

一俟少妇少年退出，闹海蛟立即肃容。

马羽仙谦让再三，闹海蛟坚以主人身份，推辞上座，马羽仙无奈，只得和陶可卿分别坐在客座上。

只见桌上三副杯筷，五道小菜，俱是鱼蟹鸡鸭之类，甚是丰盛。

闹海蛟亲为马羽仙和陶可卿满上了酒，即和马羽仙干了三杯，陶可卿仅是沾唇相陪。

三杯过后，闹海蛟才笑着说：“今晚能在寒舍与少庄主、陶姑娘把酒谈论，的确是一意外的幸事，尤其陶可卿的伤势痊愈得这么快，更令老汉高兴。”

马羽仙虽然表面上平静含笑，状至愉快，但他的心里却极矛盾，面又忐忑不安。

他非常希望能在闹海蛟的口中，探听一些恩师莲花洞主昔年以潇湘仙子为名行道江湖的事迹。

但是，由于陶可卿在场，又怕闹海蛟问起太清玉虚丹的真正来历，以致引起陶可卿怀疑。

这时见闹海蛟谈起陶可卿的笔伤，赶紧岔开话题说：“真没想到，以神木天尊那等身手的人物，居然使用喂毒的兵器，而且，笔中暗藏机簧，仗恃技巧取胜。”

闹海蛟叹了口气说：“据老汉所知，神木天尊的文昌笔是专在对付美丽少女时才使用，陶姑娘这次幸能即时逃出来……”

陶可卿一听，立即解释说：“晚辈中笔后，立时感到头昏目眩，四肢乏力，站都站不住，哪里还有逃走的能力？”

闹海蛟想是早已知道神木天尊文昌笔的厉害，只是他不便开口说出罢了，这时一听装作不解地问：“陶姑娘是怎样逃脱神木天尊的魔掌？”

陶可卿深情地看了马羽仙一眼，笑着说：“就在晚辈负伤的一刹那，我羽哥哥恰巧也赶来。”

闹海蛟惊地噢了一声，转首望着马羽仙，有些不信地问：“少庄主是在神木天尊手下将陶可卿救出来的？”

陶可卿一看闹海蛟的惊异相，不由噗嗤一笑说：“我羽哥哥还一掌将神木天尊震毙在河里呢！”

闹海蛟听得浑身一颤，脱口一声惊啊，看情形他似乎不敢相信他的耳朵，昔年大闹中原的神木天尊会死在马羽仙的掌下？

陶可卿一见，立即有些不高兴地说：“屠老英雄，你忘了我羽哥哥在落雁峰下，一人力毙时下三个高手的事了吗？而且，其中还有一个是邛崃派一阳子的师叔呢？”

闹海蛟听了，并不感到惊奇，因为他早已听到了以上的消息，只是他一直怀疑智上法师调教的徒弟，怎会有如此惊人的功力。

是以，他立即点点头说：“老汉早已听说过了，不过……”

说此一顿，他不便直接说出他的心事，只得改口问：“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是怎么发生的？”

马羽仙为了向陶可卿和屠晋兴表示他的确是道道地地的马腾云，立即将马老庄主被害，甘八等人勾结歹徒，以及陶德送信，一直说到由古佛寺前去三清观。

当然，陶可卿在古佛寺因看到他马羽仙和郑湘云并肩而坐，负气出走，前来三清观的事给删掉了。

闹海蛟听罢，不由赞叹地说：“真没想到，两三年未见，少庄主的武功已是如此惊人，想那智上法师已必是时下武林中的顶尖人物了！”

马羽仙虽觉闹海蛟的话中有话，但却不便说什么。

只听得闹海蛟继续说：“如今，令师又炼制了太清玉虚丹，必然更为武林豪杰敬重。”

陶可卿立即赞声说：“的确，太清玉虚丹不但能服，而且还能敷！”

闹海蛟惊异地噢了一声，不由要求说：“老汉久闻太清玉虚丹为武林三大灵药之一，惜未一睹真品，少庄主，不知可否取一粒出来，让老汉见识见识？”

马羽仙一听，不便推辞，立即笑着说：“这有何不可？”

说着，即在怀中将那个精致圆润的紫红小玉瓶取出来。

也就在马羽仙取出小玉瓶的同时，闹海蛟神情一变，脱口急声问：“少庄主，这个小玉瓶是令师智上法师的吗？”

马羽仙听得心中一惊，断定闹海蛟必然认得恩师莲花洞主的这只精致小玉瓶！

于是，心中一动，决心趁机探听一些恩师的事迹，也许，对他迷离的身世有所帮助。

是以，微笑摇头说：“不是，是我那位道姑师叔赠给家师的。”

说着，立即拔开瓶塞，倒出一粒太清玉虚丹来，同时，将左掌伸至闹海蛟的面前。

这时，一阵清凉异香混合着桌面上的酒香，令人有一种清心提神的爽朗感觉。

马羽仙的左掌送至闹海蛟的面前，闹海蛟似乎不得不低头看一眼似的，这动作，显然是他早已见过。

闹海蛟低头看一眼玉虚丹，却望着马羽仙笑着说：“少庄主拥有这么多的太清玉虚丹，难怪功力如此雄厚，掌力那样惊人！”

马羽仙一听，心中十分不快，但他却听出闹海蛟的话似乎别有用意，因而，毫不介意地一笑说：“屠老英雄乃先父旧识，卿妹妹也是自己人，实在说，我现在具备的霸道掌力和玄奥剑法，皆我那道姑装束的师叔亲自教授的！”

陶可卿听得大感意外，但是，闹海蛟却并不觉得惊奇。

闹海蛟关切地问：“那么，你那位道姑师叔可告诉你，这种霸道掌法和玄奥剑法的名称以及是什么武学？”

马羽仙断定闹海蛟对恩师莲花洞主的昔年必极清楚，是以，淡然一笑，微微摇头地说：“没有，她老人家认为没那份必要！”

闹海蛟神秘地一笑，却突然改变话题问：“少庄主的弹指功夫，可有名称？”

马羽仙毫不迟疑地说：“有，指法为阴柔指，还有一种暗器叫

透心针。”

陶可卿听得神色一惊，并有些不高地望着马羽仙，似乎怪他学会了这些绝技还没有向她提及。

但是，闹海蛟却关切地问：“阴柔指和透心针也是那位道姑高人传授给少庄主的吗？”

马羽仙摇摇头说：“不是，是家母亲自传授的！”

陶可卿再也忍不住惊异地问：“伯母不是已失踪了十五六年了吗？可是伯母前些时日传给你的？”

马羽仙故意黯然一叹说：“卿妹，这是我们马家的绝对秘密，这件事，等闲下来我再告诉你吧。”

岂知，闹海蛟竟慎重地问：“少庄主说的家母，是指的哪一位？”

马羽仙一听气得心中一惊，神色大变，故意不高兴地说：“晚辈只有一位母亲，难道还有第二位不成？”

闹海蛟歉然地点头说：“老汉还不知道令堂大人的姓氏，故而这样地问，还请少庄主不要介意，宽恕老汉的冒失！”

马羽仙觉得他的身世之谜就要揭开了，而且，是与天王庄的马家绝对有关。

他表面装的平静自然，但他的内心却已经激动异常，这时见闹海蛟正式道歉，只是淡然一笑说：“家母姓刘名英英，武林朋友因她嫉恶如仇，杀伤的歹徒太多，对她老人家有所误解，赠给她老人家一个雅号叫夺命罗刹！”

闹海蛟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说：“令堂大人，原来就是刘女侠！”

说此一顿，又略显迟疑地继续问：“令堂大人最近一次传艺授技，是在什么时候？刘女侠今后是否还重回玉马寨呢？”

马羽仙自然不敢说出月前才在青龙岗马蹄谷马家阴宅内，

碰见的夺命罗刹刘英英。

当然，他也不会说出在华山莲花峰上遇见夺命罗刹的事，是以，歉然一笑说：“非常抱歉，请老英雄原谅，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与家母会面，请恕晚辈有不能见告之苦……”

闹海蛟赶紧一笑说：“没关系，少庄主不必如此为难。”

马羽仙继续说：“不过，我可以告诉老英雄，家母已决心永不再南返中原了！”

闹海蛟一听，反而面色大变，肃容正色问：“少庄主，这个事有谁可以为你作证？”

马羽仙听得心中一动，他虽然断定闹海蛟和马老庄主接触，必然知道一些马家的机密事情。

但是，闹海蛟所说夺命罗刹从此决不再返中原的话后，突然面色大变，的确感到十分迷惑！

心念电转，毫不迟疑地正色说：“这件事不但有我干娘王夫人可以作证，同时还有家母留给晚辈的信！”

闹海蛟一听，神情立时平静了不少，同时，欣慰赞许地点了点头。

马羽仙为什么要说有留给他的信件证明呢？因为，在他刚刚开口的一刹那，他突然惊觉到闹海蛟可能已经知道他不是真正的马腾云了。

果真如此，必然会怀疑他先以与马腾云相同的容貌接近夺命罗刹，而后猝然下手夺得了阴柔指透心针的秘籍。

有鉴于此，所以他不但说出证人王夫人，还说出了夺命罗刹曾经给他留过一封信。当然夺命罗刹并没有真正给他留什么信，他这么说的目的也只是在必要时，将夺命罗刹留给恩师莲花洞主的那封素笺拿出来，以证明夺命罗刹确实已前去海外，再也不返回中原。

闹海蛟点点头，略微沉吟饮了口酒后，才慎重地问：“少庄主，令堂为什么突然决心永不再回中原了呢？”

马羽仙毫不迟疑地说：“因为家母听说家父逝世，而且死因可疑，在万念俱灰的心情下，决心授晚辈阴柔指和透心针，命令晚辈为父报仇……”

闹海蛟似乎听出马羽仙还有别的原因，是以插言问：“还有呢？”

马羽仙继续说：“另一原因是那位道姑师叔传授给晚辈一套佛门掌法、剑术、神功，家母觉得先父已死，晚辈也已成人，她已可以安心修真了。”

闹海蛟相信地点点头，却突然慎重地问：“令堂大人可曾说过，你那位道姑师叔可能是她昔年的敌人？”

马羽仙一听，愈加断定闹海蛟清楚恩师莲花洞主昔年的事迹，或夺命罗刹与恩师间不睦的真相。

是以，略显迟疑之后，才说：“家母在话意中，似乎有这种意思，她并没有明白地说出来，不过……”

闹海蛟立即循声追问了一句：“不过怎样？”

马羽仙虎眉一蹙说：“不过，家师曾告诉晚辈说，那位道姑师叔传授晚辈三种佛门绝学完全是为了晚辈代父报仇之故！”

闹海蛟毫不感到意外和惊异地问：“你少庄主不觉得这情形有些特殊吗？”

马羽仙被问得一楞，因为乍然间他还弄不清闹海蛟问话的意思，是以，迟迟不知如何作答。

闹海蛟却开门见山地说：“你不觉得你那位师叔，是你们马府上的亲友、或令尊大人的故人？或令堂大人的师门姊妹？”

马羽仙故意摇摇头说：“晚辈没想到这些，我只想到她是家师智上法师的师门友人，传授武功也完全是为了帮助家师的原

因!”

闹海蛟随意应了声，突然改变话题问：“令堂大人临别时，可曾谈及贵府马家的一段秘密吗？”

马羽仙方才自己已经说过了，这时自然不能承认。

是以，微一颌首说：“曾经谈了几句，并不深刻，因为家母似有难言之隐！”

闹海蛟突然郑重地问：“那么，少庄主愿不愿意知道令堂大人的难言之隐呢？”

马羽仙一听，心中暗吃一惊，他听得出闹海蛟说的是一语双关之意，但是，当着陶可卿的面，怎敢说愿意呢？

是以，虎眉一蹙，神色立变迟疑，久久不知怎样答复。

闹海蛟继续说：“不过，我可以介绍你少庄主前去拜访一位高人，她对令堂的昔年事迹最为清楚，而且，她也一定乐意告诉你！”

话声甫落，神色渐感不快的陶可卿，突然立起身来说：“羽哥哥，你和老英雄在此谈，我去鞍上拿套换洗的衣服。”

马羽仙最怕的是引起陶可卿的怀疑，因而急声说：“卿妹，你何必回避？马家的事也就是你的事，将来总是要知道的，我之不愿听，乃是要保持一个作儿子的对母亲的一种崇高尊敬，并没有别的意思！”

陶可卿一听，自然十分满意。

闹海蛟也立即向陶可卿解释说：“有关少庄主令堂大人的难言之隐，老汉也不太清楚，我也是要介绍他去拜访圣母教主玉面婆婆……”

但是，陶可卿既然已经站起来，就不便再坐下，是以，正色说：“晚辈的确需要去拿一套替换的衣服，老英雄请继续谈。”

说罢离席，径自走出门去。